

弃疾 弃 辛 词 传

钟铭钧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辛弃疾词传

钟铭钧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辛弃疾是我国宋代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本书以艺术评传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了诗人为恢复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的历程，揭示了辛词“屹然别立一宗”的艺术成就。对于了解和研究辛弃疾其人其词都会有所帮助。

辛 弃 疾 词 传

钟铭钧 著

责任编辑 郑 荣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郑州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6.75印张 130千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850册

统一书号10219·74 定价0.75元

前 言

公元1267年，南宋度宗咸淳3年，杰出的爱国词人辛弃疾离开人世第六十个年头的时日，当朝史馆校勘谢枋得，来到翠岭连绵的赣东北铅山县，在敕葬辛弃疾的地方，盘桓了数日，写下了一篇感慨纵横，幽愤满纸的祭文《祭辛稼轩先生墓记》。

南宋朝廷史馆的这位史臣，以他极其真诚的文字，赞颂辛弃疾的高风亮节，“以此比来忠义第一人”，“公精忠大义，不在……岳武穆（岳飞）下。”他在祭文里，感叹具有奇才远略的辛弃疾不见用于朝廷，“入仕五十年，在朝不过老从官，在外不过江南一连帅”，“大仇不复，大耻不雪，平生志愿百无一酬”，杰出的人才竟如此被废弃不用，他认为这是造成南宋“国势远在东晋下”的原因。

南宋到了度宗咸淳年代，更是岌岌可危，这是有志之士的史臣谢枋得深以为忧的。谢枋得激于国家危亡的义愤，凭吊先代忠烈以明志，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谢枋得还在祭文中，大声疾呼说，辛弃疾生平的遭遇，乃“朝廷一大过，天地间一大冤，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这位史臣凭吊古人，感慨时事，同样是出于爱国的深情。

辛弃疾一生效忠于南宋，志图收复金人统治下的北部中原，却壮志难酬，死后甚至还被南宋投降派罗织罪名，夺官削秩。据《铅山辛氏族谱》载，子孙还受迫害星散他乡，难道这不是“朝廷一大过，天地间一大冤”吗？令人遗憾的是，在辛弃疾死后六十年，才有如史臣谢枋得著文为之辨谤昭冤。

辛弃疾出身于抗金起义军，是个立志于从军以图恢复祖国统一的人物。他南归宋朝后，先后断断续续几次出任过江南的地方军政长官。近人柳亚子曾誉之为“霸才青兕兵家子”。但是，这位“兵家子”却屡遭贬谪，长期赋闲，郁郁不得遂其志。愤怒出诗人，辛弃疾也只好吟咏词章以寄托自己的情志了。衰败腐朽的南宋朝廷，没有给辛弃疾提供施展其雄才大略的机会，使其成为一代中兴的名将，而投闲置散的生涯，幽思激愤的处境，却成就了辛弃疾登上文苑殿堂，成为有宋一代最杰出最富有创作成果的著名词人。

谢枋得写作《祭辛稼轩先生墓记》的始末因由，《宋史》曾有一段传奇色彩甚浓的记述：“咸淳间，史馆校勘谢枋得过弃疾墓旁僧舍，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绝声。枋得秉烛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声始息。”

《宋史》摘录的这段材料，其来源自然又是那位谢枋得。因此事见于谢枋得的《祭辛稼轩先生墓记》。姑勿论这段传奇性记载是否真有其事，但是从逻辑推理和心理学方面进行分析，还是能够解释的。因为史臣谢枋得出于仰慕前贤辛

弃疾之情，具体环境又是在更阑人静的山林僧舍里，山风松涛之声，自然界有所谓万籁声息，难道不会造成人的幻听效果？这是其一。其二，辛弃疾死后六十年，虽然时遭毁谤，但他的《稼轩词》早已风行海内，谢枋得的祭文也提到“公以词名天下”，辛词自然为谢枋得所熟谙。谢枋得听到的那大呼于堂上的“疾声”，若鸣其不平，这不正是慷慨激越的辛词的遗音流响？流誉千古，震撼后世，深刻感染人们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辛弃疾词作的艺术魅力吗？“若鸣其不平”，我以为此语可以概括全部辛词的内容。

目 录

前 言	(1)
一 少年时代	(1)
二 壮岁旌旗	(5)
三 秦淮河畔，宝镜难寻	(10)
四 七品的小京官	(21)
五 滁州兴废	(27)
六 断鸿声里，游子情怀	(35)
七 提点刑狱	(43)
八 二年历遍楚山川	(49)
九 斜阳烟柳断肠句	(56)
十 山雨欲来	(63)
十一 带湖归去	(77)
十二 浅斟低唱	(85)
十三 歧路上的友情	(91)
十四 乡情词的创作	(98)
十五 秾丽绵密的爱情词	(106)
十六 自然“美”与“力”的颂歌	(114)

十七	鹅湖之会	(122)
十八	欲说还休	(130)
十九	出山	(137)
二十	宦途多艰	(143)
二十一	白发归耕	(151)
二十二	在生活中“思索”和“想象”	(159)
二十三	痛饮狂歌的背后	(165)
二十四	庆元党禁的旋风	(171)
二十五	第二次出山	(180)
二十六	京口放歌，壮怀激烈	(188)
二十七	巨星陨落	(194)
	结束语	(203)
	跋	(207)

一 少年时代

辛弃疾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后在江西上饶筑带湖新居，有一屋名稼轩，因自号稼轩居士。公元1140年，宋高宗绍兴10年，金熙宗天眷3年的5月11日，他出生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之四风闸。

据清人辛启泰编的《辛稼轩年谱》所引的《济南辛氏族谱》，知辛弃疾的太祖辛维叶，曾任大理评事，由甘肃的狄道迁居到济南；高祖辛师古做过儒林郎；曾祖辛寂做过宾州司户参军；祖父辛赞做过朝散大夫，陇西郡开国男，亳州谯县令，知开封府，赠朝请大夫；父辛文郁受赠过中散大夫。由此可知，辛弃疾出身于一个中小官僚的家庭里。

辛弃疾幼年时代是跟随他的祖父辛赞长大的。《济南辛氏族谱》已散亡，辛弃疾在作品中又从未道及他的父亲，其父辛文郁可能早年就亡故了。据辛弃疾的《美芹十论》说，他的祖父辛赞在公元1128年，宋高宗建炎2年，金人攻陷济南时，未有携家南迁，并且在金朝先后担任过谯县和开封等地的守令。辛弃疾出生时，济南已经被金人统治十二个年头了。

辛弃疾出身于一个金朝官吏的家庭，等到他后来南归投

宋后，家庭出身问题不能不是他在政治上和声誉上的一个累赘。虽然辛弃疾在作品中解释，他祖父辛赞“被污虏官……非其志也。”（见《美芹十论》）但是，辛弃疾在南宋终归被人认为是“归正人”，受到歧视，并且成为政敌攻击和诽谤的一个口实。

辛弃疾的祖父辛赞虽然“被污虏官”，但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他虽然在金朝做官，但是回到家里时，常常抒发对金人统治的不满情绪，表示有机会还要效忠宋朝。

辛赞当时那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是可以想知的。因为北部中国在金人的统治下，金人和汉人的政治地位是极不平等的，正如辛弃疾在《美芹十论》里所揭露的：“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金朝统治者对其统治下的汉人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金太宗天会11年，公元1133年起，金政府下令从东北移徙女真人到中原地区，大肆掠夺汉人土地财产，建立屯田军，组成一个个谋克、猛安等基层政治单位，女真人与汉人杂处，由女真人担任千夫长、百夫长，监视和统治汉人。

辛赞对于金人对汉族人民的压迫，自然深切感受到了，这就不能不激发起他的反抗心理。他由于自己年纪大了，而且又在金人手下做官，于是只好把反正起义的希望寄托在后一辈的身上。辛赞在闲暇的时候，曾带领年幼的孙儿辛弃疾，凭吊汴京的皇宫，回想故国往日的太平景象。又常常带辛弃疾登上高耸的城楼，险峻的山川，一同观望祖国的壮丽

江山，指画攻守形势。这些，都激发了少年辛弃疾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感情。

辛弃疾少年时代的经历，还应着重提到的是他的两次燕山之行。此事始末见辛弃疾本人写的《美芹十论》。他说：“大父臣赞……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辛弃疾两次到金人的心腹地带河北燕山的目的是什么？据他的说法是，跟随辛赞部下一位计吏到金人首府燕京及其附近燕山，是为了察看山川形势，准备有朝一日起义反正。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但辛弃疾两次到燕山的公开原因，据今人邓广铭的《辛弃疾年谱》考证，是辛弃疾两次赴金朝京城应科举考试。

辛启泰的《辛稼轩年谱》载：“先生年十四领乡举。”封建时代的士子，领乡荐后才能够参加全国性的秋闱会试。公元1154年，金贞元2年，辛弃疾十五岁第一次燕山之行，当是首次参加金朝的会考。这次辛弃疾落榜了，于是到公元1157年，金正隆2年，第二次燕山之行，再度赴考，据唐圭璋先生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九，以及刘宰《漫塘文集》卷三十四的记载，说辛弃疾这次考中了进士。

人们会提出疑问，既然辛弃疾少年时代就志图反正，那为什么还参加金人的科举考试呢？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条件，要求古人在乱离的情势下，人人都得效法伯夷、叔齐那样“耻食周粟”。当然，辛弃疾参加了金人的科举而且中了进士，也决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要不然为什么辛弃疾在归宋以后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呢，他在《美芹十论》里把两次

燕山之行都只是从“谛观形势”这个角度去谈，便是明证了。当然，小疵不掩大德。辛弃疾后来参加了抗金起义，反正归宋，从金人的营垒里决裂出来，那应当是爱国主义的英雄行动。辛弃疾的同窗学友党怀英，较晚一些时间也考中了金朝的进士，他留下事金，做了金朝的朝廷大官，便不能与辛弃疾同日而语了。

王恽的《玉堂嘉话·辛殿撰小传》载：“弃疾……姿英伟，尚气节。少与泰安党怀英友善。……一日与怀英登一大丘，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将从此逝矣。’遂酌别而去。”记述辛弃疾与党怀英的诀别，颇能说明辛弃疾“尚气节”的人格，有学者认为王恽的载录“纰谬之甚”，是没有理由的。相反，《宋史·辛弃疾传》记载的：“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始筮仕，决以耆，怀英遇《坎》，因事留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把辛弃疾归宋的原因，归结为偶然占卜的结果，显然贬低了辛弃疾起义归宋的思想动机，这才是“纰谬之甚”呢。

二 壮 岁 旌 旗

辛弃疾十八岁中进士，后几年的行状无文献可考，他的祖父辛赞是在这几年间谢世的，辛弃疾可能丁忧居丧，没有出仕。

公元1161年，宋绍兴31年，金大定元年，时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金朝的皇帝完颜亮单方面破坏了勉强维持了二十年表面和平的南北局势，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

完颜亮窥伺江南的野心是由来已久的了。有一次，画工向他呈献了一幅南宋首都临安的风景画，他叫画工把他戎装立马的形象画在画里，并亲自题诗道：“立马吴山第一峰！”对富饶美丽的南方有覬覦之意。南宋的使臣到来，他威吓说：“我将看花洛阳！”这就公开的挑衅了。在这一年，他从燕京迁都开封，开始作南侵的准备。接着下令征发二十岁至五十岁的壮丁，包括女真、汉、契丹、渤海等族，共得五十余万人马，编组二十七军，兵分四路，在公元1161年秋季，大举南下。

金主完颜亮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他们纷纷组织义军，“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从前线到敌后，打击金朝侵略者。辛弃疾在《美芹十论》里回

忆这段往事时，写道：“粤辛巳岁（1161年），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这当是实情。

据文献记载，辛弃疾长得肤硕体胖，目光有稜，背胛有负，虽为书生而有武人的风采。辛弃疾是在起义军的戎马生涯中，最先表现出他的杰出才能的。

辛弃疾加入耿京的起义军后，“即劝京决策南向。”（事见《宋史·辛弃疾传》）表现了辛弃疾心怀祖国统一，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

辛弃疾在起义军的日子，也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有一个当和尚的朋友叫义端，因为“喜谈兵”，辛弃疾同他关系相当好。他介绍义端加入了耿京的起义军。这个义端却是个心怀异志的人，有一天义端把起义军的印信盗窃出来潜逃了。军中失去印信是一重大事件。因辛弃疾身为掌书记，印信是由他掌管的，义端又是他介绍到起义军的，于是义军领袖耿京，盛怒之下要问斩辛弃疾。辛弃疾便说：

“请给我三天的期限，如果不把义端捉拿归案，我愿意服从处决。”耿京也就同意了。辛弃疾揣度叛徒义端，有可能以起义军的印信为进见礼，向金兵密报起义军的虚实。于是，辛弃疾急奔往金人兵营的方向，果然把义端捉住了。义端见了辛弃疾，便以朋友之情求饶，辛弃疾不听义端的花言巧语，大义凛然，不为私情所动，把义端杀了归报。这件事情的果敢与无私的处置，使辛弃疾更加得到耿京的信任。

公元1162年正月，辛弃疾受命过江，同南宋朝廷接关系，

在建康行营受到宋高宗的接见。南宋政府加封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儒林郎，后改右承务郎。起义军正式隶属南宋政府的领导之下。但是，辛弃疾由建康返回山东的归途中，起义军总部却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变。

耿京被害了，起义军发生兵变。真是事起仓卒，辛弃疾一行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才回到接近山东边界的海州。其时，起义军的副首领张安国已投降金人。于是，辛弃疾率手下五十骑士，直接闯入拥有五万之众的金人兵营，亲自擒获叛徒张安国。接着束马衔枚，昼夜兼程，把叛徒解押至建康，交宋朝政府处决。辛弃疾这次以数十骑的人马，冒死闯进有数万兵力守备的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归案，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过人胆略，非凡才智和英勇精神。辛弃疾的同时代人洪迈在他的《稼轩记》里说，辛弃疾此举，“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辛弃疾的英名，从此就为朝野所传颂了。辛弃疾这年才不过二十三岁。但是，宋朝政府并没有重用辛弃疾，只不过派他到江阴担任一个低级的文职签判官。

江阴军当时属于浙东西路，是一个州的建制。签判，是签书判官厅公事的简称，是州首长知州、副首长通判之下的一个幕职官，官阶只有从八品。这样的一个差使，对辛弃疾来说，不能不是大材而小用。宋朝政府把一个有抱负、有才略的英雄实际上闲置起来了。

公元1162年至1164年，辛弃疾在江阴签判任所，这段时期的政迹和行处，官方文献和辛弃疾本人的作品，都没有记

述。宋朝的官制，地方官任期三年。辛弃疾在江阴任满后的出处，文献和他的作品也无从查考。

在这段期间，历史上的事件是，在公元1163年，宋高宗退位了。

原来，在金兵南侵失败的形势下，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政变。金东京留守完颜雍乘完颜亮南下，夺取了政权，自立为帝。完颜亮进军到扬州，被部将杀死，金兵败退，宋朝收复了两淮地区。南宋这一次抗金胜利，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却主张乘胜求和。但是，当时朝野上下，坚持抗战的呼声很高，宋高宗不得不把帝位传给了太子。宋高宗被迫退位，标志着抗战派对投降派斗争的一个胜利。

孝宗继位后，改变了高宗时代执行的对金屈服的 policy，任命主战派张浚为枢密使，要以武力去恢复中原。但是，张浚是个书生，夸夸其谈，将略不是他的所长。他任用在前线作战的两个指挥官，内部又不团结，于是，在安徽符离地区同金人打了一仗，结果大败而归，器甲资粮全部丢弃，以致多年来在前线积储的军需品也扫地无余。

宋孝宗遇到这次挫折，畏惧退缩了，与金人签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主战派人物也陆续被排斥出南宋政府，投降派的人物于是又重新抬头。

就在南宋朝廷投降派卷土重来而甚嚣尘上的形势下，忧国忧民的辛弃疾于公元1165年，宋乾道元年，向孝宗皇帝奏进了他的《美芹十论》。

这是流传下来已知的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一篇作品。这篇

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以及对敌我双方形势的深刻分析，驳斥了士大夫们的“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投降妥协言论，提出了加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的设想。但是，宋朝政府对辛弃疾的意见并没有采纳。

在《美芹十论》里，辛弃疾提到自己“官闲心定”、“越职之罪难逃”这样的话，可知辛弃疾当时是有官职在身的，但所居何官，所任何职，却无文献可以稽考了。

公元1167年，宋乾道3年，二十八岁的辛弃疾可能流落于吴江一带。《稼轩词·水调歌头·和王正之右司吴江观雪见寄》写道：“好卷垂虹千丈，只放冰壶一色。云海路应迷。老子旧游处，回首梦耶非。”又《清平乐·忆吴江赏木樨》写道：“少年痛饮，忆向吴江醒。明月团团高树影，十里水沉烟冷。”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认为，“知稼轩少年期内曾有流落吴江情事。乾道元年之前及乾道三年之后，稼轩宦游踪迹均历历可考，吴江非所应至之地，因疑其事必在乾道二三年内。”

辛弃疾这几年的出处行藏，虽无其他文献可资佐证，若从辛弃疾在作品中回忆当年的情景看来，当时辛弃疾可能在江浙一带作汗漫游。年少飘逸，意气风发，对人生充满乐观和探求精神，是辛弃疾南归初期的思想基本倾向。